

诗路放歌

在洛水边  
想念一位诗人(组诗)

曲焕平

有怀投笔,无路请缨  
一个走到末路的人  
把汨罗江潺潺的水波  
当作了生命的道场

像你向苍天发出《天问》一样  
我在洛水边  
一次次对着波光闪烁的水面发问  
哪一道波里  
曾有过振聋发聩的国殇

每逢端午  
你那仰天浩叹的骨架  
便化作了竞渡的龙舟  
一身峨冠博带散发出粽米醉人的香  
一个荆楚大地不屈的魂魄在传说里流芳

如今,在洛水里惊现的蜃楼  
仿佛是你千般寻觅的愿景  
历史的烟尘散去  
华夏儿女正在你上下求索的路上  
抒写着新时代的锦绣篇章

## 端阳怀人

那个忧愤的诗人纵身一跃  
溅湿了汨罗江畔的斑竹

刻在竹筒上的文字  
被人们吟咏成飘香的离骚  
而凝结在斑竹上的泪滴  
是另一种哀伤的离骚  
被清风吹明月诵读
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”  
一个不屈的灵魂徘徊在汨罗江畔  
至今我们仍能听到  
那滔滔江水里愤怒的呐喊

五月初五  
我们在艾草的苦香里  
寻觅那个上下求索的诗人  
两千年了  
那个忧国忧民的身影依然滚烫  
成为让我们一次次悄然泪下的圣物

## 悼屈原

在汨罗江畔悼念一位诗人  
我们用一片苇叶包好一撮糯米  
然后,系上一根丝线  
让它在沸腾的江水里  
煮出橘颂的清香

楚王的郢都  
早已尘封在历史的沧桑里  
新鲜的菖蒲又插上了家家户户的门楣  
散发着苦香的艾蒿  
像一群大地上行吟的诗人

你的背影飞逝了两千多年  
让无数后人  
在你的长啸里上下求索  
发出一阕阕不屈的天问

## 梨花路

贺红江

一夜微雨  
晨风中有你的气息  
打开百叶窗,风吹帘卷  
雨滴窗檐  
听一粒一粒的回响  
气息越来越柔  
步伐越来越轻

江南有雨,也有梨花路  
仿若往昔的美好再现  
带雨的清晨  
有阳光在云朵之上  
今晨多了一份色彩  
从一个时节到另一个时节  
一个梦到另一个梦  
梦里有一封信  
还有琴音在上空  
弦动人心

## 麦收时节

王培

从布谷的鸣叫划过树梢的那一刻  
乡村就上紧了发条

母亲柔弱的身影  
在深夜里一头扎进厨房  
星星点点的火苗  
逐渐在黑暗中撕开一条缝隙

是谁不小心踩到了贪睡的土狗  
蹙着牙的犬吠把黑夜惊醒  
鸡鸣像是会传染似的  
瞬间响彻了十里八乡

金黄色的舵甲向天边蔓延  
麦芒在一瞬间刺痛太阳的眉心  
太阳刺那间涨红了脸  
父亲挥一挥手  
我们就朝田间冲去  
长长的身影逐渐变短  
淹没在这个夏天

乡俗乡情

## 端午时光

梁永刚

了,问道,天还没亮,上哪儿去?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说,去南河里洗澡。奶奶说,黑灯瞎火,洗啥澡,睡吧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,要知道几天前和伙伴们都说好了,要在村头统一集合,这时候他们正心急火燎地等着我呢。我向奶奶哀求道,我不去水深的地方,就在河边上洗洗。此时爷爷已经穿好了衣服,从土墙上取过一把镰,对奶奶说,你放心吧,我带孩子一块儿去,顺便去河滩上割些艾和车前草。

初夏时节,清早还是凉飕飕的。朦胧夜色中,我赤着脚,身上只穿了个裤衩,一路小跑,只想快点儿和伙伴们会合。一阵凉风吹过,不由地夹紧了脖子,冻得牙齿打战。等我跟头流水地跑到村口,已经有七八个小伙伴正等我呢。

晨光微曦时,我们相伴来到河边,此时早到的几个小伙伴已经下河了。我们在岸上冲他们大喊:“水咋样?凉不凉啊!”有人从水里探出头回答道:“凉些怕啥,有人大冬天还敢扎猛子洗澡哩。”我蹲到河边,用手擦水洗了把脸,只觉得河水冰凉,正犹豫着下不下河时,同来的伙伴们纷纷脱衣入水,受他们的感染,我也下了水。刚一下水确实感到冰凉,但下去一会儿,水也就不那么刺骨了。

我们那时候年龄都小,只是学会了简单的“狗刨”,不敢往深处游。况且爷爷此时就在不远处的河滩上割艾草,我的一举一动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,如若不遵守当初给奶

奶许下的诺言,依爷爷的脾气,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河里揪上来。迫于爷爷的威力,我们只在岸边浅浅的河水中恣意地扑腾和嬉戏。

趁我们洗澡的空隙,爷爷已经在河滩上割了一大捆艾草和车前草。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爷爷来说,哪一片河滩上的艾草枝繁叶茂,哪一块洼地的车前草根深叶大,他老人家早已了然于胸,闭着眼睛也能摸到。

旧时乡间,艾草和车前草是庄户人家的必备之物,端午节这天一大早,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插艾草,据说有辟邪消灾之意。老辈人常说,一年当中,端午早上采的艾草和车前草,药效最足药效最佳,故而人们都纷纷在端午当天大量采集。

刚采回来的艾草带着露水,晾晒几天后,枝叶完全干了就可以存放起来,炎炎夏日点燃艾草可以驱蚊防虫。遇到庄户人家喜添新丁,满月时都要用艾叶煮水为婴儿洗澡,这是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的习俗,据说有护肤强体之功效。车前草的用途就更广了,是一味在乡间流传了千百年的经典中草药,在缺医少药的年代,救了不少人的命,被寻常百姓视作救命良药。

不多时,河滩的东边露出了鱼肚白,太阳冉冉升起,我们也光着身子从河里渐次走出来,都是男孩,谁也不觉得害羞。上了岸,身上水淋淋的,不能立马穿裤衩,又没有毛

巾擦,只能自然晾干。农家娃爱动,不安生,一边站直了身子晒背,一边用双手拍打着臀部,嘴上还有节奏地喊着:“拍,拍,拍麻秆,你哩不干我哩干。”直到屁股拍红了,身上晾干了,才各自从裤衩上拽下小裤衩穿好,一路打闹着回家了。

此时,各家各户的灶房都开始冒烟了,袅袅的炊烟飘忽不定,夹杂着丝丝缕缕的香味,诱惑着洗完澡走在路上的孩子们。回到家里,爷爷顾不上歇息,挑拣了几枝粗壮的艾草插到门楣上。奶奶已经把煮好的鸡蛋和大蒜捞到了筐里,正忙活着在盆子上烙馍。

本来早上天就凉,路上又被风一吹,我的身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,不住地打喷嚏。奶奶走了过来,埋怨我说,不让你去你非去,赶紧喝口热汤暖暖吧。喝了一大碗面汤,又吃了两个热鸡蛋和几头煮大蒜,身体才渐渐暖和起来。奶奶笑吟吟地在我的手腕上绑上五色线,说是辟邪消灾,又拿出一个亲手缝制的香布袋,戴在我的脖子上,说是戴上它蚊虫不咬。

白驹过隙,光阴似箭。一晃,端午节清早下河洗澡的往事,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。在都市里,我远离了庄稼草木,至于老家一带现在是不是还保留着端午清早下河洗澡的习俗,我不得而知。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,在越来越重视未成年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的今天,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平时,家长是万万不会让孩子私自下河洗澡的。

民间纪事

## 夏天的怀念

郑淑雯

我在淮阳的老城区长大,感受着厚重的历史,体验着五彩斑斓的烟火。

我家住在老城区的巷子里,这样的巷子每隔几家店铺就会有一个。我家屋后有一位颇有气质的老奶奶,她家饭菜的香味总是飘得很远,闻到香味,就知道这位老奶奶又做好吃的了。包子呀、炸丸子呀、菜饼呀……看到我出来,她就叫住我,把我领进她家厨房:“来来来,给你们装点儿,做得多,吃不完。”我也不懂拒绝,就笑咪咪地道一声“谢谢奶奶”。她家二楼阳台上养了一箱小鸡仔,每天清晨我都伴着“叽叽叽”的叫声醒来,我们小孩都爱去看小鸡吃食。有一次我去喂小鸡,问奶奶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小鸡,奶奶笑得很慈祥,说这是她留给孙子的,等孙子回来小鸡就长大了。

在记忆里,夏天最惬意的时候就是晚饭之后,我们搬来小凳子,坐在楼下的大树下乘凉。那树的枝叶很是繁茂,我躺在母亲的怀里往上看,深绿色把墨蓝色遮得严严实实的,一阵风吹来,将那深绿吹得摇曳,墨蓝色才得以显露。我们乘凉时,常常同邻居围坐在一起,或是架个桌子凑个牌友,或是聊些漫无边际的话题。我已记不清大人们谈论的内容了,但那和善的笑容、吃进肚子里甜甜的西瓜,还有店铺音乐声中夹杂的哈哈笑声,都一并收进了我的童年录像里,时不时荡漾着我的期待。

从我们家向前走十几分钟,就能来到平信桥,那是我们晚饭后散步常去的地方。平信桥架在龙湖上,由老城区前往新城区的车辆行人都由此处经过。在懂事一点后,我开始对很多事情好奇:“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平信桥呢?”我问父亲。“因为在这个地方刘邦捉拿了韩信。”“刘邦是谁?韩信又是谁?刘邦为什么要捉韩信呢?为什么捉了韩信就叫平信桥啊?”一连串的发问逗笑了父亲母亲,母亲笑着晃了一下我的脑袋:“你真是十万个为什么。”

平信桥的旁边有一个村落,这个小村傍水而建,白墙灰瓦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村庄和龙湖中间有一条不宽的路,路边是一排排杨柳。风吹过,柳枝抚在湖面,轻柔而温婉,安静的房子

好似伫立在她身后沉默可靠的父亲,看着她随风起舞,护她过春夏秋冬。泛着波光的湖面、婀娜摇曳的柳枝和黑白色调的房子,构成了动静和谐的水墨画,那似虚似幻的倒影也成了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美学元素。

周末,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南关,南关有集市,有广场,有公园,但我们最爱去龙湖。父亲喜欢在湖边钓鱼,我喜欢看钓鱼,母亲喜欢带些好吃的投喂我们。钓鱼前,父亲会去路对面的小店里买些鱼饵,鱼饵是暗红色的,很大一块儿,模样有些像面团。父亲揪下一小块儿,挂到鱼钩上,用力一甩就落到了水里,手竿被他架到湖岸边的木围栏上。等鱼儿上钩的时候,父亲就会同我们谈天说地,小时候在河里怎样游泳,最厉害的时候能横跨龙湖,钓鱼最好是在雨后……我们都知道,能不能钓到鱼其实不重要,可贵的是和家人一起惬意地在湖边闲话。静静地坐在草地上,吹着湖风,看着水浪,已经足够美好了。

同样和我们在一处闲坐的甚至还有外地人,他们戴着太阳帽和墨镜,在草地上展开野餐布,摆出食物,或拍照或闲聊。有的还会来和我们搭话:鱼好钓吗,路怎么走,哪个地方是必去的景点……小小的我已经开始懂得骄傲,自己生活的地方会有那么多人远行来游玩。

我时常觉得,我生长在这里,骨子里是被龙湖水浸透了的。对水的热爱和对泥土的崇拜已经深深融入了我的血脉,自由与爽快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理想追求的一部分。

后来我们搬家了,再后来老城区改造。街道不再拥挤,牌匾样式统一,城区整洁干净,老居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。我为从前的小家有了新的面貌而开心,却也难以抑制地生出一些恍惚感和陌生感。很多次,我经过那条小巷,却快要认不出我长大的地方。朋友跟我说,想去就去看看呗,但我一次都不曾下车,只是透过川流不息的车辆,看着灯光里的它,看着它一点一点远去,最后不见踪迹。

我不敢相认,怕雕栏不在,怕物是人非,怕我那如春水般荡漾的童年经不住现实冲击,一碰就碎。

全《医学入门》讲:“医者之心,仁也。仁者,爱人也。爱人者,不忍见人之受苦也。故医者之心,不忍见人之受苦也。”

医生是一种救死扶伤、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特殊的职业,医道天德,医者仁心,医乃仁术,要求从业者遵医道,修医德,怀救世之心,做苍生大医,这就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神圣之所在。如今医患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现象,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效果,也损害了医患双方的权益和尊严。但从根本上来说,医患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在医方,如果医生能真正关心患者的身心健康,尊重患者的人格和意愿,和患者建立起必要的互动交流渠道,医疗服务面向社会公开透明,那么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,取得患者的支持和配合,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,应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当然,各行各业有自己的习俗和文化,“医不叩门”从古传到今,自然有其道理,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;但如果把它绝对化或庸俗化,因此裹足不前或患得患失,或借以逃避责任或明哲保身,怕就不大妥当了。凡事有道,医也有道。那么什么是医道?或者说怎样当一个好医生?唐代孙思邈所著《大医精诚》,被誉为“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”,也是如今众多医学院校的医学誓言,它讲的其实就是医道或怎样当医生的问题,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“至精”的医术,即习医之人必须“博极医源,精勤不倦”;二是“至诚”的医德,认为医生要对患者的疾苦感同身受,有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。

所以,从医的真谛,在于“精诚”二字,古今大医如吴登云、沈佺期们,堪为榜样!

荐书架

## 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:让每个家庭都懂得温柔的含义

王永洪

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是一部有着相当自传性质的儿童小说,作家精确地“模拟”一个五岁男孩的口吻,记录了一段温馨而伤感的生活片断。五岁的泽泽聪明而早熟,由于家庭贫穷,他经常挨打挨骂。有一天,他发现了“一棵会说话的甜橙树”和“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”——老葡。他发现,原来现实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温柔与爱。但是由于小甜橙树的突然被砍和老葡遭遇车祸去世,使泽泽大病一场,永远告别了纯真的童年。“人的心是很大的,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。”人们摘录、传抄着人小鬼大的泽泽的经典语录,感悟爱与温柔的真谛。

该书是一个孩子在挫折中终于发现自己的

从医几十年的医生同学问我一个问题,怎样看待“医不叩门”?

“医不叩门”的说法古已有之,它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医生忌讳主动给人看病。这里的道道,怕是在于微妙的医患关系上。病人请医生看病,顺理成章,即便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费周折,钱也不会少花,但病人觉得花钱看病应该,虽然对名医难请、医费过高也有意见;而如果反过来,医生主动送医,那么问题可能就来了,病人会对自已是否有病,医生的医德和水平不行,持怀疑的态度;而如果病人是在将信将疑的状态下勉强就医,显然也不利于疾病的治疗;接下来的事情,病治好了还好说,如果没治好,势必会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生信誉降低。这想必就是一些从医者奉行“医不叩门”的主要原因。

韩非子的《扁鹊见蔡桓公》一文,曾入初中语文教材,以现代文《扁鹊治病》作为小学课文。扁鹊发现蔡桓公身患疾病,先后三次进见提醒。但蔡桓公每次都很有气,还不屑地说,自己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,把治好病当作自己的功劳!扁鹊第四次进见蔡桓公时,没再提醒,而是掉头就走了。蔡桓公派人问其故。扁鹊说,病在皮肤纹理之间,用汤熨可以治好;在肌肉和皮肤里面,用针灸可以治好;在肠胃里,用火剂汤可以治好;但这三次机会都错过了,现在病已深入骨髓,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扁鹊本不是蔡桓公的御用医官,只是好心求为诊治,结果事情弄成这样,为避免遭遇不测,就逃到秦国去了。几天后,蔡桓公身体疼痛,派人寻找扁鹊,遍寻不见,蔡桓公很快病死。

灯下漫笔

## 大医精诚

周振国

“医不叩门,有请才行。”扁鹊的事常被当作教训来谈。但事情不都是这样。

《太乙神针心法》“卷二”就记载了太乙神针传承人韩贻丰主动“叩门”救人一命的事。清朝康熙年间工部尚书徐元正因病半年不能上朝,韩贻丰知道后二次上门要求为他治疗,但徐家上下怀疑韩贻丰的太乙神针技法,坚决不让。最后韩贻丰急了,说你们派人打听打听,我用神针治好了无数病人。徐尚书派其孙子一打听,果真不假,于是就派孙子上门请医。这样韩贻丰就第三次登门,用他的神针技法治好了徐尚书的病。徐家感激不尽。

明郑时期台湾医家沈佺期的故事也很典型。辅佐郑成功协理军机的沈佺期(人称沈中丞)随郑家军到达台湾后,发现台湾高山族聚居地缺医少药,经常有瘟疫肆虐。在郑成功的支持下,他发挥自己谙熟民间药方的专长,在成功取得高山族同胞信任的基础上,积极送医问诊,台湾的大街小巷、偏僻村社,都有他行医的足迹和佳话。沈佺期在台湾生活20多年,以行医济世,救人无数,消除了民族间的猜忌和

隔阂,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,深受台湾同胞的敬仰和爱戴,被誉为“台湾医祖”。今日台湾民间,每逢迎神赛会,还可以从彩旗上、画屏里看到“沈中丞悬壶问世”的故事图。

新时期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获得者吴登云的故事生动感人。吴登云在新疆乌恰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,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,每年都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,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,深入牧区巡诊和防疫,足迹踏遍了全县9个乡镇的30多个自然村,给草原人民送去了生命的阳光,受到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爱戴,被誉为“白衣圣人”“马背医生”。有一次,为给一名不幸被烧伤的幼儿植皮,吴登云情急之下竟动手从自己的大小腿上取下13块皮肤,然后又拖着刚取过皮的双腿走上手术台,将自己的皮肤植到幼儿身上,最终孩子得救。

传统医学经典《难经》中说:“夫医者之道也,在于存天理,顺人情,合众欢,从仁义。”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《千金方》也说:“凡大医治病,必先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”中医大